

马尔代夫群岛的时间、现实与恐惧

朱方方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马尔代夫

几乎所有人听到我的研究对象国是马尔代夫时，都会露出愉悦的笑容。马尔代夫是一个居于北印度洋中心的双链状群岛国家，由约 1200 个珊瑚岛组成，其中仅有 200 余个岛屿有人居住。马尔代夫的岛屿十分狭小，平均面积不足 1 平方公里。半个世纪来，马尔代夫的风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享誉全球，椰林树影，遗世独立，简单而松弛。这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世外桃源的想象，如翠绿色的海水般包裹着马尔代夫。2019 年我来到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在大学以及政府开设的文化学院学习。在岛上生活的日子里，我意识到对马尔代夫的均质化想象并不适用于这座现代岛屿都市。



图 1 中马友谊大桥入口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一、缓慢的时间

在马累，时间的延缓似乎变得现实可感。马累居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放松，甚至是懒散昏沉的。他们会坐在咖啡店、海边、秋千上一发呆就是几个小时，海面让人感到平静，公共场所里零星的对话偶尔发生，但不会持续太久。热带岛屿的每一日均匀地拥有 12 个钟头的白昼，清晨 5 点钟祈祷开启了一天。然而夜幕降临以后，仿佛才是马累居民真正生活的开始。街道上摩托车流飞驰而过，商店和餐馆顾客盈门，直到凌晨才会安静。马累人喜爱夜晚胜过白天，婚礼等重要的活动也习惯于入夜以后举行。

对茶和咖啡的钟爱是整个南亚地区所共有的。马尔代夫的红茶文化来自它与印度和斯里兰卡紧密贸易联系的影响，而对咖啡的痴迷则源于半个世纪以来大量欧洲游客的涌入。穆斯林国家禁止酒精，娱乐项目贫乏，年轻人喜欢在咖啡店闲坐度过一天。在马尔代夫，“喝茶”一词可能意味着一杯茶 / 咖啡和一些“短食”（short eats），也可能意味着一餐饭。在国立大学上课的课间，同学带着我去遍了周边所有的咖啡店和小餐馆，红茶搭配金枪鱼松馅儿的炸肉卷是我念念不忘的美味。

我和当地人的大部分交谈都发生在茶水间。我的老师 Waheed 已年过七旬，如今仍在学院负责语言教学，是当地最著名的小说家，总是写一些结局凄美的故事。Waheed 有作家天生的敏锐，我们无话不谈，他总是用一种略带遗憾的骄傲语气谈论马尔代夫。他说，在表面的混乱之下，这里隐藏着一种不易被识别出的完美秩序。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谈

论琐事，他关心我的吃住起居，总是买大块的巧克力给我——马尔代夫人最热爱的零食。迪维希语中许多重要的小词意义丰富，刚去上课时我说话断断续续表达困难，Waheed 经常听不懂我的造句，他沉默半晌问我“要不要去喝茶？”。去喝茶成了我最熟悉的句子。

我的住处就在海边，我常醉心于不同颜色的落日。傍晚船只悉数回港，我沿着堤岸跑步，有时会看到垂钓者。马尔代夫钓鱼的独特之处在于常常是不放诱饵的，仅凭鱼钩的抖动吸引鱼儿上钩。归港渔船满载着金枪鱼、鲷鱼和鲷鱼，人们在城市中仍保留了最传统的营生。在岛上的时间显得异常漫长，有时我感到生活是在另一个平面中被展开的静止的宇宙，而我在这份无限静止中加速了自己的衰老，我有些理解马尔代夫人常有的百无聊赖的心情。我靠近海边时总会感到异常平静，Waheed 说，这是因为身体内占多数的水分正在和巨大的水体产生共鸣。望向海平面时，你是很难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的。



图 2 和 Waheed 的课堂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割裂的生活

岛，指的是被水体环绕的陆地。英语中“insularity”一词意为岛屿的性质或状态，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有偏狭和局限的含义。在海洋形成的天然阻隔下，岛屿上的人类活动受到限制，过着一种相对静止的生活。“岛”不管是在日常用语还是在学术领域都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在生物学中，岛作为隐喻用于描述孤立的基因库、不同的进化模式和封闭的生态系统。岛屿对人类学领域更是有着强烈的影响力，岛屿的概念被视为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隐喻。

马尔代夫的岛屿分为截然不同的三种类型：首都、居民岛、度假岛。

度假岛通常是“一岛一酒店”模式，度假岛的风光是展示给外国游客最为常见的一面。马尔代夫官方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为了保护本土居民信仰的纯洁性，采取了“旅游隔离政策”。游客抵达机场后，随即被快艇或水上飞机接到各度假岛，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游客和本土居民的直接接触。度假岛上奢侈和精美的酒店与本土居民岛是完全不同的图景，最少 200 美金一晚的度假酒店营造出高级设施和自然风光的完美结合。这也是为何外国游客很难接触到真实的马尔代夫居民生活。在度假岛，人们可以随意吃猪肉、饮酒、穿着暴露，而本土居民岛上这些都是严格禁止的行为。

有本国人居的岛屿被划分为居民岛，马尔代夫的居民岛是严格的穆斯林社群。居民岛面积小，生活方式非常传统。近几十年由于首都基础设施的发展，大部分居民岛上的年轻人都选择离开家乡前往马累岛工作或接受教育，因此岛

上居民往往以老人和孩子为主。



图3 马累的宣传塔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首都马累被视为都市而非岛屿，有作家用“claustrophobic”（导致幽闭恐惧症的）一词形容马累——高楼鳞次栉比，生活成本高昂，街道拥挤。首都马累岛占地面积仅9平方公里，却居住了13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并非有先天的建设规划，而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在原先的基础上增补修建而成，因此街道狭窄得惊人。马累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已经与传统群岛的习俗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岛屿城市化改变了家庭经济收入的分工和方式。在马累，女性就业的比例相当高，这在穆斯林国家并不常见。

我在首都马累读书时经常被问到“有没有去过岛上？”这里的岛就是指的本土居民岛。在马尔代夫人眼中，本土居民岛上才是真正的生活，在首都马累仅仅是生存。我怀揣着好奇心前往北部的一个普通居民岛，事实证明这是我最震撼

的一次出行。我拜访的 Manadhoo 岛仅有一百多人居住，全岛面积仅如同一个小村子。宁静的白沙路，整齐的矮房子，高大茂密的热带植物，简朴沉静的美丽景象如同 14 世纪伊本·白图泰笔下记录的群岛。居民岛仍保持着最为古朴的风貌，男性每日出海捕鱼，女性则擅长精美的编织艺术。

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马尔代夫停驻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其间他就曾到访一个奇迹般微小的居民岛：

至一小岛，岛上只有一户人家。男子从事织布，他有妻子儿女、枣椰和椰子以及一只捕鱼的小舟，乘舟可去群岛各处。岛上还有香蕉树，所见到的飞禽只有两只乌鸫，那是我们抵达时在我们船上飞翔的。真的，对这个人我十分羡慕，这样一个岛子若归我所有，我便摒弃一切终生在此居住了。（《伊本白图泰游记》，1985）



图 4 Manadhoo 岛上清理家门前尘土的妇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殖民考古学家 HCP·贝尔将马尔代夫的生活态度概括为拉丁语短语“noli me tangere”（不要碰我）。在他眼里，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马尔代夫人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地遗世独立，孤单地、不受干扰地生活在他们被海洋包围的幸福之中。然而，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如今，没有任何一座岛是

真正的孤岛，没有贸易，环礁上的生命几乎不可能存在。历史上，马尔代夫是一个有着伟大航海传统的国家，与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了密切的贸易往来。马尔代夫是印度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近代更受到了全球化的强烈冲击。近几十年，马尔代夫政局发生了巨大变革，国内各方势力盘踞交错。马尔代夫盛行“大人物政治”，政治家个人的影响力巨大，社会关系紧密而复杂。马尔代夫的对外政策和文化倾向往往会根据掌权者的个人意志而发生变化。不同的大人物背后往往代表着更深层的外来意识形态，牵线木偶般影响了马尔代夫的未来。



图5 作者与马尔代夫总统索利赫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三、信仰与恐惧

不管是从语言学还是考古学角度都得到了论证，马尔代夫的南北差异较大，尽管政治中心居于中北部，南部岛屿被认为与斯里兰卡关联更紧密，大多数佛教遗迹从南部岛屿被发掘出来。早期马尔代夫人信仰佛教，到了12世纪随着阿拉伯人主导的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兴盛，马尔代夫全境转为信

仰伊斯兰教。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种强大宗教主导地方信仰的时期，马尔代夫都有古老的本土信仰与之并存：即对于邪灵、鬼神、符咒一类的信仰。并且即便到了今日，任何一个现代马尔代夫人对于鬼神崇拜和自然崇拜的虔信与古代都并无二异。他们的血脉中深深地相信鬼神精灵和超自然的存在，当面对特殊现象、灾难和重大活动之前，他们都会相信人类的事物由鬼神主宰。

岛屿生活总是充满了恐惧。海洋渗透进整个国家，支离破碎的群岛被幽深的未知所包围。恐惧教育是马尔代夫神话和故事的永恒主题，每个讲述都充满警醒意味地强化着对掌权者，对自然、疾病、黑暗和鬼魂的恐惧。在马尔代夫最令我惊奇的一件事是：书店里最常见的童书往往是恐怖故事系列，封面上画着可怖的鬼怪或者掉了眼珠子的女人。恐怖故事是马尔代夫小朋友最钟爱的主题。在马尔代夫，年轻的男人会公开承认他们的害怕。这是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很少见的情况，因为通常其他国家习惯于教育孩子：勇敢是美德。



图 6 *Maldiviana* 一书中的插图，来自马尔代夫神话传说
图片来源：A.D. Naseem, *Maldiviana: History of Maldivian Women*

一次我和几位马尔代夫女士外出旅行，深夜在房间听到房顶被连续敲击的声音，另外两位立刻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开始用手机最大音量播放古兰经。我困得几乎睁不开眼，耐心劝她们只是椰子砸到了房顶而已。但她们坚持认为是鬼魂在作祟。很快她们就决定搬到其他人的房间里过夜，并邀我跟她们一起过去。我大为迷惑，坚持在这个“被鬼魂缠住”的房间睡。第二天所有人竟对我肃然起敬，同行人在讨论那个中国女孩根本不害怕鬼的奇事。除了鬼魂，我同样发觉很多马尔代夫女性畏惧海洋，在这个被海洋环绕的岛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不会游泳，我想或许是因为宗教对女性的限制。在马尔代夫神话故事中，有很多妖怪来自海上：巨型吃人水母，像船一样的海怪等等。据称，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尔代夫人还不知道鲸鱼是无害的动物，当他们的船周围盘桓着一头鲸鱼时，他们无比惊恐而颤抖，大声诵读古兰经祷词。围绕他们四周的未知海洋是畏惧最深刻的来源。

如今的马尔代夫人仍坚信“黑魔法”（Black Magic）确实存在，具体做法通常是在椰子壳内撰写符咒或经文埋在某地，甚至坊间盛传某位前总统当年选举时就是通过黑魔法的加持获得选举成功。马尔代夫人对鬼神、巫术和伊斯兰教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态度，体现了官方宗教崇拜和家庭宗教表达之间的二元性，两者在不同的时刻是互相转化的。有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细碎的、紧迫的需求并不能完全从“严肃的宗教”中获得解决，而需要求助于当地的鬼神与巫师，这是南亚地区所共享的特点。

对马尔代夫人而言，恐惧是一种提醒，植根于对自然和海洋的敬畏。恐惧正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那只猛虎一

般，在宿命般的海洋面前激发勇敢。马尔代夫男子逆风破浪驶入大海，赤着脚爬上高大的椰子树，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他们爱好和平、温顺善良的性格中潜藏着最古老的抗争自然的能量。



图7 海边堤岸上奔跑的孩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四、结语

当带着先前的浪漫想象真正抵达马尔代夫的时候，我期待着清晰而明确地勾画一个社会的构造，渴望从一切纠缠不清的表象中把文化现象的规则和系统梳理出来。事实证明这很难达成。我确实看到了令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呼吸的空气和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们如何被海洋指引走向艰难的冒险，受到理想主义的诱惑而乘风破浪，又是如何在神话中叙述深层的精神世界。但我也必须承认，真正的理解仍有漫长的路途要走，如同隔着千万层磨砂玻璃的距离，当你以为自己已足够洞悉这个社会，

更近一步后你会发现之前的视线仍在迷雾中。在尝试体察这些于我而言非同寻常的生活时，我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情，通过不断理解陌生的世界，我也在认清自己。

我和马尔代夫人一样热爱黄昏时刻。有时我们聚在一起，安静地、充满崇敬地观望海上的落日余晖。这是我们共同摆脱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刻，我们会停止一切正在做的事情，严肃而庄重地面对这份宇宙力量。海岸是海洋与陆地的交界，黄昏是昼与夜的中介，如同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的长长的甬道。我想自己这样的外来者也正处于两种身份的边缘地带。落日时分是温柔的断裂，是暂时的自我失落感的根源。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董 慧